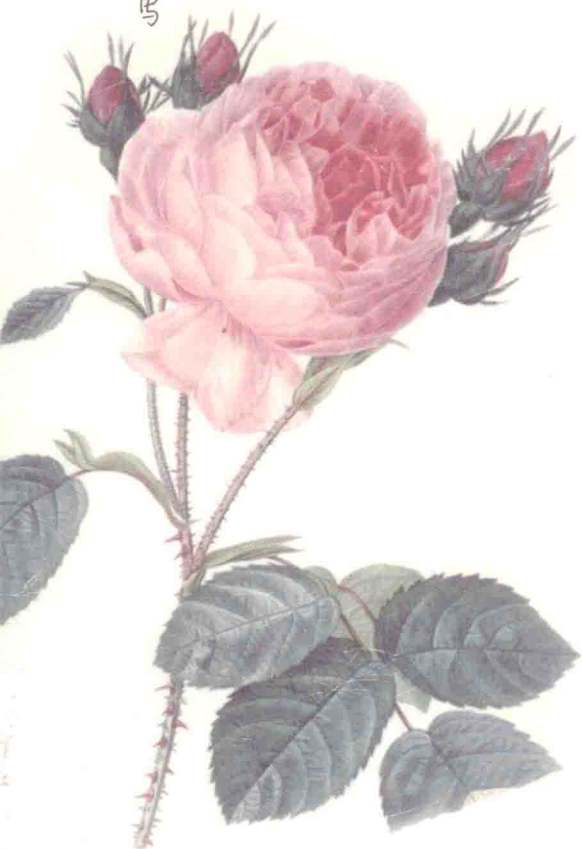


豪门后裔的
海派书写
原汁原味上海故事

山水有相逢

*The Fatalistic
Reunion*

程乃珊
小说系列



The Novel Series by Cheng Naishan

山水有相逢
The Fatalistic Reunion

程
乃
珊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山水有相逢/程乃珊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4. 6
(程乃珊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321-5211-7

I. ①山… II. ①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18654 号

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

策 划: 郑宗培

责任编辑: 李 霞

封面设计: 钱 祯

山水有相逢

程乃珊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214,000

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211-7/I·4119 定价: 30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9211091

目 录

签证	…… 001
山水有相逢	…… 119
后记/严尔纯	…… 280

签 证
.....

引子

……洪水以后，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。

——《创世纪》

那时，天下人的口音言语，都是一样……他们说，来罢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……耶和华说，看哪，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，都是一样的言语，如今既做起这事来，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，就没有不成就的了。我们下去，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言语，彼此不通。

——《创世纪》

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。

——旧约《诗篇》第二十三篇

前言

你在草地上行走过吗？远远望去，你总会感到远方的草簇更为翠绿，更为茂盛，而你脚下的一片，却是斑斑驳驳，其中还夹着不少莠茭，于是，我们就向那块更为翠绿的草皮走去，可到了那里，又会失望地发

现,它并不如你原先估量的那般美好。但是,更前方,又有一片碧绿在向你呼唤!

有的羊羔安于一泓清水,一簇嫩草,悠闲地在牧主给他们圈定的那片草地上享足天年。但也有的羊羔生性喜爱寻觅和冒险,他们极想看看远方的草地,远方的同类,他们想测度一下自己的体魄和智力,究竟可以承受多少……或者正因为如此,才有了“迷途的羔羊”之说?其实假如在一开始,上帝不变乱世人的口音,让天下操同一宗语言,天下为一家,何来“迷途”之说呢?

那片青青的、肥沃的、茂盛的芳草地,它究竟在哪里?似乎远在天涯海角之外的某处……它持有那么强的吸引力,使人们只消一听到它的名字,就已经感受到这种吸引力,感受到一种燥热的呼唤。

这真就是那片青青的、肥沃的、茂盛的芳草地吗?

但是,诺亚当时放出的一只鸽子,何以至今还没回来?它还在疲倦地、恐慌地寻觅着……寻觅着……

那片无忧无虑的、茂盛的、平和的芳草地,它究竟在哪儿?

一

“星座,天蝎座。误会会无缘无故产生,在处理好感情上的事宜之际,把爱与关怀给予最需要它的人。已有爱侣的人士,不要让第三者介入,以免破坏一段刚撮合的情谊……不要冒险投资……此际宜远行,即便如此,也要寸步小心……”

一只涂着珠光蔻丹、指甲修剪得很漂亮的手指,迅速地滑过这一行行字,在“此际宜远行”上顿了一顿,用指甲尖连划了几下,再缓缓滑过去。到“也要寸步小心”时,冷笑了一下:“废话,这还用说。”那粉红色的指甲又继续往下滑,“因为你很容易……”

“莲姨,我这就要走了,蛋糕好了吗?”

外面客厅里传来小菊那咋呼呼的、冲耳的声音。

“这就好了。”刘莲柔声说。

粉红色的带着珠光光泽的手指甲迅速地从中抽了出来，“噗”的一下把书合拢。这是一本包罗时装、烹饪、育儿法、性知识、星相学和心理自测的外文杂志，真是“杂”得可以了。刘莲抓起一块毛巾，把手伸进还在散发着逼人的灼热的烘箱去取那烙缸，伸进去立刻缩了回来。这大伏天的，守在烘箱边上已是一身大汗了，再把手伸进去，真是灼人呀。她把中指和拇指习惯地往耳垂上一按，烫得直咧嘴。

“好了哦？”外面又催起来了，同时随着一阵咚咚的脚步，身高有一米七一的小菊，已挺着个运动员般的身子进厨房了。小菊留着一头短短的头发，五官长得倒端正，可就是那又高又大的运动员式的身材，却缺乏运动员式的敏捷，所以显得有点愣。这种愣相，掩盖了女性天生的那种柔和与妩媚，也掩盖住小菊那过人的精明与狡黠，给人造成一种假象，似乎这女孩子挺憨、挺老实的嘛！这也正是刘莲有苦难诉之处。

小菊是丈夫的末拖女儿，也是这个家里最难侍候的一位。有啥办法？她是继母，继母嘛，像她这般的孤女，做了填房，做了继母，等于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，得受多少冤枉，受两面的气！

刘莲把毛巾用水冲冲湿，咬咬牙，重又伸进那灼热的烘箱中，取出那烙缸，“砰”一下摔在桌子上。

小菊不满地皱皱眉，挑衅地说：“轻点嘛！老清大早的，咣当咣当做啥！”

“太烫了，”刘莲把烫出泡的手指送到她跟前，“喏，泡都烫出来了。”

自知理亏，但小菊却没有道歉的意思，只顾把鼻子凑到烙缸前，对着那黄灿灿、香喷喷的蛋糕猛吸一口气：“好香！”

蛋糕确实焙得不错，很松，比上次做得成功。刘莲自己也挺满意。

“这怎么带去呀？”小菊缩着手，对着那个还是滚烫的烙缸说。

自然又是刘莲的事。她找出一只干净的纸袋,小心地把烙缸翻过来,让蛋糕倒出来,不让它碎了,然后装入纸袋,外面再套上个食品袋,递给小菊。小菊一把接过放在挎包里,也没说声“谢谢”,就转身“噤噤”走了。

年已二十九岁、身高一米七一的小菊,找对象好不容易!最近刚找到一个挺满意的男朋友:大学生,一米八的身材,还是个名门之后。父亲是沪上一位颇有声望的实业家,现在爱建公司任职。男朋友自己,又在某外资公司驻沪办事处工作,拿的是外币工资!最近,男朋友的母亲小疾住院,小菊就急急地准备尽一下未过门媳妇的孝心,昨天送鱼生粥,今天又送家制的白脱蛋糕,明天据说要送熏蛋。只是苦了刘莲!

小菊是一心要钓住这个大金龟了。如今的女孩子,挑起女婿来,眼睛都像一台台雷达扫描机似的,讲地位,讲名利,特别是讲究男方的出身,哪怕这位离休干部的女儿小菊,也不例外。

听着小菊“砰”一声关上大门,刘莲才疲乏地透了口气。中指上那个水泡很疼,火辣辣的。她走到浴室里,打开药箱,自己涂上龙胆紫,用纱布包扎了一下。她瞧瞧那包着纱布的手指,对着洗脸架上的镜子,有点顾影自怜。五十二岁了!女人到了这样的年龄,真可谓“人老珠黄不值钱”了。虽说她那头依然浓黑的头发,和经过开泪囊整容后的脸庞,谁也看不出她有这样的年岁。可是,她自己承认,这是千真万确,一点也抹不掉的。五十二年辛酸坎坷的经历,使她形成了一种心理。她能够容忍,也能够宽恕,对看不顺眼的事就掉转自己的目光……她与其他同龄女性不同的是,到了这样的年岁,还没看到自己最终的归宿。比如说,此刻这个正在隐隐作痛的手指,绷着纱布,有谁来把它捧在手里,轻轻地吹一吹,表示爱怜?没有!五十二年,她向来就是自己把自己弄疼了,弄伤了,然后忍受着别人“看好戏的”嘲弄目光,默默地把自己包扎好了,等待着伤口自己痊愈,从来没有人怜惜过她。或许,阿龚能不能算一个?不,不算。他至多像哄小猫样,在他感到寂寞时把她搂在怀

里哄几下；而当他对她不感兴趣时，她最好是躲得远远的。倒是她，替他包扎过伤口，心疼地为他轻轻地吹着，吹着！

她紧蹙着双眉对镜注视着自己。

她感到自己依然很迷人。那挺拔的鼻梁，丰满的、微微有点外突的嘴唇，以及那对不大但却是深得不见底的眼睛。虽说眉骨微微有点下塌了，眼睛四周已刻有依稀可辨的皱纹，但这些皱纹犹如海岸边的贝壳，默默地显示着海的浩瀚！她很欣赏自己特有的美，这个世界上，恐怕只有她一个人意识到自己这种端庄、高雅和充满智慧的容貌，甚至别人当着她的面在感叹“刘莲已老了”时，她也坚信自己比以前年轻时更美了。她对着镜子扬了下皮肤还是绷得很结实下巴。

“怎么，从五十岁再重新开始，还行吗？”

镜中的她，也扬了扬下巴，略宽的鼻沿在上唇正中，投下一个阴影，使整张脸很有立体感，像美术家用以临摹的石膏像。

“行。反正，我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。既然五十年来没有人怜惜过自己，现在连自己能有人怜惜的希望也一次又一次地落空，那么，还是自己照顾自己，自己怜惜自己吧！”

她抬起扎着纱布的手，把头发从额前抹开，露出自己宽阔的、白皙的，也已刻着细碎皱纹的前额。

确实，她不再年轻了，但她自信，她也有着青春美貌的女郎所缺乏的东西，那就是老练、成熟。一个老练成熟了的女人，身上散发出的那种宁静和睿智，自有一种摄人心魄的魅力。可是，在有些人的心目中，似乎女人一过了五十，就都成了“中性”了。包括她的丈夫，结婚快十年了，一向只把她作为保姆、秘书、听差，或者老伴，似乎从来也没想到，她也是个需要人疼、需要人爱、需要对对象撒娇的女人！

“年纪也一大把了，还成天到晚照镜子，翻行头，对男人发嗲，算啥！”小菊不止一次尖刻地亮着嗓子，以数落某个同样四五十岁的女人为名，毫不留情地挖苦刘莲。特别在得知刘莲做过切除泪囊的手术后，

这种冷言冷语更是加剧了,“看她就不安好心,还想去花男人呢!”

奇怪,女人难道非得为男人打扮修饰?就不能为自己修饰、取悦自己?

刘莲拿起头刷,小心地梳理着自己一头浓密的头发,近鬓脚处的头发,已经有点泛出深褐色了,兴许是变白的征兆吧?马上就要老了,她得趁老之将至前,再拼搏一下,再寻觅一下,为了使自己将来老得做不动时,可以有足够的经济能力雇一个可以照料起居饮食的保姆。如果上帝有眼,或许还可以找到一个会把她这个烫起泡的手指,小心地按在嘴唇前轻轻地吹着、吻着的人。

“……宜远行……”她想起星相书上的话。她的星座是天蝎座,真难听!但是,“宜远行”,或许这是一个好的预兆?

她今天要去签证了。这样的年岁,除了探亲,是没有其他理由可以作为申请入境的借口了。她有点紧张!半年前她吃过一次 214B,表面上的原因是因为担保人的保证金额不够,实际是据说外国人有不成文的规定:五十岁以上申请观光探亲是不大肯批准的,就怕你赖着不走。但从另一方面来说,作为一个国家,不管它的内部社会如何,也不管人们对它所持的希望如何,能吸引世界各个角落的人,向往着到那儿去碰碰运气,过一下做移民美梦的瘾,致使这个国家不得不列出许多规章来阻止大量移民的涌入,这个国家还是有它值得自豪的本钱的!

不到黄河心不死,或许今天,一切会很顺利的吧?否则如是半年半年地往下拖,她人也拖老了,人一老,就什么梦也不会做,什么梦也甭想实现了!

于是,踏进签证处有可能会碰上的一切,又像电影镜头样一幅幅掠过她脑际:

“古得摩林!”一走进去,她将对着他或她、最好是他,微微一笑。她瞥了一眼镜中自己的笑容,觉得还是及格的。

然后她将坐下,自然,略略前倾着身子,臀位只沾着一点点椅子边,

右脚尖略后,微微抵着左脚跟……总共才那么几分钟时间,她要让对方感到,她即使青春已逝,没了姣好的脸容,但她的举止和性格,还会使对方感到她是美丽的,放她入境,绝不会给接受她的国家制造任何不快与麻烦的。

她始终相信,坦诚,是一切办事的原则。她会老老实实在对签证领事说,她这一辈子,除了上海,还没去过别的地方。既然这番她的同母异父胞弟热情邀请,她很愿意出去见见世面。

假如这次签证顺利,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,或许阿龚比她的没见过面的胞弟,对她更持吸引力。她去了那边,就可以见到他了。

阿龚,这个永远成不了她丈夫、却是个能左右她的男人!虽然她明白他并不太看重她,他之所以有时还需要她,只不过在他的生活中,有一些空白点;而她,正适合于填补他的某些空白点,仅此而已。但是,她还是想能再见一见他。并不想从他那儿得到什么帮助,只不过见一见他。

她可以想象得到,他猛一下见到她的神情:当他一拉开自己的房门,看见她突然伫立在面前时,他会一呆,然后一下把她拉进来,关上房门,并靠着那门,上下打量她一番。他得看看,她是否已是活脱脱一个毫无姿色的老太婆了,她是否还有吸引他的魅力,她是否有求于他,她是否对他还有什么用?无论是心理上的,还是生理上的……如果一切都是 OK 的话,他还会对她显出殷勤、柔情绵绵的爱意。她图的,就是这。

他确实漂亮、殷勤、聪明,身材匀称壮美,优雅的五官搭配得很协调。在他微笑时,眼角会飞出三条又粗又深的皱纹,一条飞向浓密的夹着银丝的鬓边,还有两条渐渐淡没在腮边和嘴上,在脸颊两侧形成两个长弧形的酒窝。他算是长绝了!对八岁到八十岁的女人,都有魅力可言!但或许恰恰是他的外貌坑了他,使他过于自信,过于依赖别人,过于相信侥幸而鄙夷那些埋头苦干之辈,不懂得珍惜一些挺宝贵的……

那场绵绵爱意过后，他即会彬彬有礼、绝不使她感到难堪地找出各种托词把她打发掉。可是，尽管如此，此番如果她能签出的话，她仍要设法去看看他！坦白说，那片陌生的举目无亲的土地，正因为有了他，她才下决心向它挺进。

镜中的刘莲，两行泪水沿着脸颊簌簌而下。她对自己作了个表示遗憾的手势；如此泪流满面地出现在领事面前，人家会误会的，会以为她是在向他们乞求呢！再说，这也离题太远了。刘莲就有这个毛病，虽说已过了几十年了，也吃过了那么多人的亏；但只要有人愿意听，她会一股脑儿把所有的话都讲出来的。她太孤独了！

她用手抹了一下自己的眉头，再努力现出自我约束力，让自己很快平静下来，然后把签证过程中将会遇到的一切细节，再在脑子里过了一遍。对，就简简单单地说，以前，我只是从书本上认识你们的国家，而今既然我们国家的政策允许，而我又具备这个条件，我自然就要争取出去看看。对，就这么回答。

“什么保证你会回来？”他或她准会如此问。

这简直是废话。她当然要回来的，她才不愿意把这把老骨头，再撒在异乡异国呢！说到底，她不过是趁现在自己还有力气的时候，趁白发还不是太多的时候，出去挣点钱，然后带回来养老度残年而已。有可能的话，自己买一套房子，宛平南路那种一间一套的华侨新村，就很可以了。她已吃尽了寄人篱下的苦，晚年时，就自己靠着自己，过几年舒心的生活吧。

她不知道，母亲的亲吻和怀抱，是什么样子的。从她记事起，她就没叫过妈妈，也没叫过爸爸，而管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叫“姆嬷”。她就像养条小狗似的养着她，高兴时，会给她织一件花式漂亮的毛衣；心绪不好时，就会冲着她吼：“看你这张整天哭丧的脸，怨不得我整日晦气沉沉……”还会当着已懂事的刘莲的面，对客人们说：“这小鬼眉眼际一股妖气，肯定像她当电影明星的娘，那个妖精把她爷的魂都勾掉

了。”要不，就干脆把她跟自己的女儿们比：“你们看，种气这样东西就是怪，刘家一样几个女儿，漂亮谈不上，但一看就是有派头，大家闺秀，唯独阿莲，一副说不出讲不出的小家子气模样……”这时，众人就会附和着说：“那还用说，小老婆养的嘛！”

如是刘莲很小就知道，尽管自己吃的穿的和哥哥姐姐都一样，但她的额上有个洗不掉的烙印：小老婆养的！

刘家是大户人家，用不着在饮食和衣着上克扣刘莲，每到新年，她床头也有一件崭新的缎子棉袄，也和穿得花团锦簇的哥哥姐姐一起坐着包车去一家家拜年。亲友们看到她，都以称赞的口吻对姆嬷说：“刘太太，你真正不容易，肚量大，如此菩萨心肠，将来必定后福无穷！”

这时，姆嬷就会无奈地一摊手：“终究只能这样，和一个小孩子斗什么气？况且那么多下人、邻居，都日日看在眼里的。但愿阿莲有良心，将来能记住这点就好了！”

这时，那些三姑六姨都会正色对幼小的阿莲说：“你知道吗？姆嬷待你这样好，你将来要有良心的……”

语气的严重和神色的严肃，让小刘莲吓得只有连连点头的份了。

“将来怎样就难说了，小老婆养的嘛……”姆嬷这时还会从牙缝里迸出一句让刘莲听了头皮发麻的话，看着她像在秋风中簌簌颤抖的叶子般，被这句话击得畏畏缩缩地垂下眼皮时，姆嬷这才能把这个话题结束掉。

“小老婆养的”这句话，对刘莲来说，意味着耻辱、低人一等……在很小很小的年岁时，她已在为自己担忧着，如何背着这个重负打发掉这长悠悠的一生！

到后来，每逢过节，看到床头按例放着的一套与姐姐们一样的新衣服，她就会彻夜难眠，为明天将要扮演的那个难堪的角色而担心，痛苦。

她就这么一天天长大了。漂亮，风雅，忧郁，沉默，但因为是“小老婆养的”，漂亮也成了一种罪孽。

“一张小老婆面孔!”

“像她的娘呗。”

人们常常这样当面数落她。

她的直觉警告自己：随着她日益长大，姆嬷对她的憎恶有增无减，她得处处小心为是。

确实，每天刘莲去叫姆嬷时，姆嬷总是那么冷淡地应一声，随后就再也不搭理她了。过后却会冲着她的背影，给一个刻毒得眼里要滴血的瞪视。每每她从脊背上感觉到这针芒般的瞪视时，就会打个寒噤。这老令她联想起白雪公主的后母那浸着毒汁的梳子和苹果。她天天就在这梳子和苹果的威胁下打发着日子，终有遭到暗算的这一天的，可是，能搭救她的王子又在何方呢？

一九四九年春天，在念中学的刘莲，也显然感到局势的动荡与不稳定了。不少同学不来上学，据说有准备举家外迁的，连老师之中，也有辞职和另谋出路的。刘莲的家里，天天有人上门来看家具，看房子，姆嬷整天忙着翻箱倒柜。终于有一天，姆嬷也不让她上学了，要她相帮家里料理。她是懂事的孩子，在相帮姆嬷整理之余，早已井井有条地整理好自己的小提箱，悄悄地放在自己床底下。

那天，她帮着姆嬷把一件银狐皮大衣和一件紫貂皮大衣塞进箱子里，姆嬷理着理着，又来了气：“……我还有一件水獭皮大衣，让你那没出息的爸送给那妖精了。真是，多好的一件水獭皮大衣！”说到妖精两字，她狠狠地瞪了小莲一眼，好像她就是妖精一样，随后她“砰”的一声，把那樟木箱盖一关，刘莲的手正放在箱沿上，把她两只指甲都给压断了。十指连心，她疼得往手指上连连“啞啞”地吹着，姆嬷只瞟了一眼，淡淡地说：“去搽点红药水就没事了。”

刘莲忍着钻心的疼痛，艰难地自己替自己包扎着伤口。里屋姆嬷又连声催着：“阿莲，好了哦？”

她只能忍着疼，帮着姆嬷继续整理，因为手指疼，只能竖着那两只

手指,动作免不了别扭一点,迟钝一点,姆嬷又说了:“这么一点点,又要作煞了,千金小姐的胎?倒把你惯坏了,惯得碰都碰不起了!”

她默默地忍受着,承认自己忘记了自己的地位、身份,对生活抱有太多的奢望!她羡慕她的哥哥姐姐们,他们显得那样纯净,那样快乐。

第二天,她的手指直肿到手背,鼓得像个萝卜一样,动弹不得了。可是,谁也没问一问她,她的手怎么了?为什么这么肿?为什么包着纱布?

姆嬷在早餐桌上庄严地向全家人宣布:“身上穿得暖和点,船上风浪大,要冻的。等到十点钟,祥生汽车来把大家送上船码头。”

这么说,她也得准备一下了。亏得她刘莲平时多了个心眼,早早地把自己的行装准备好,否则,哪儿还有工夫理自己的行李,让姆嬷等她理行装,又是套上去让她数落了。

早餐后,姆嬷又指挥着她忙这忙那的,不一会儿工夫,三辆祥生汽车已在门外等着了。她的哥哥姐姐们都穿戴整齐地候在门厅里,姆嬷也穿上了外套,这时,刘莲才有暇匆匆上楼到自己房里,提起那只放在床底下的小皮箱。待她气喘吁吁地下楼时,哥哥姐姐们都已上车了。她不知她该搭乘哪辆车,提着箱子一筹莫展地站在一边,耐心地等着。忙乱的人们,谁也顾不上招呼她一下。

姆嬷把最后一个孩子塞进车后,一转身,才看到她。

“哦!你也跟着出来了?”她用手绢擦了擦自己汗涔涔的额头,竟然有点怜悯地看了她一眼,说,“这样吧,你先帮我看一阵房子,过几天,我会派人来接你的。”

一阵恐慌涌上她心头。把她一个人留下来看房子!不行,她害怕。

“不,姆嬷,带着我吧!我不会碍你手脚的,我会做很多事,你别把我一个人丢下来!我怕……让我去吧,我乘统舱也行呀!”她苦苦哀求着。

姆嬷长长地叹了口气,说:“谁叫你与我隔一层肚皮呢?我顾不了